

合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

陈嘉庚

—兴学篇

4—7

福建电视台

浙江电视台 印

厦门大学陈嘉庚研究室

一九八六年^三月

第 四 集

雨前村旌旗

1

新加坡，牛车水。白天。

牛车水宝塔街两旁，全是潮汕风貌和福建特色的房屋。商店里五花八门的商品，大多是中国土特产。饭店门口倒挂着的蟒蛇、金钱龟、田鸡、山瑞，摇头晃尾，似乎在帮助主人招徕顾客。街道上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。

陈嘉庚和陈敬贤出现在人群中，他们都理着平头，穿着西装，气宇轩昂，风度翩翩。他们一边在人群中穿行，一边似乎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。

一个头扎红巾的印度人在商店门外的五加居下弄蛇。随着他的笛声，三条蟒蛇有规律地扭动起舞。

一阵响亮的口号声传来。

三条蟒蛇吓得一起缩回去。

淡入字幕：一九一六年。

随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声，一队十余岁的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，在宝塔街头出现。

陈嘉庚、陈敬贤和行人们都凝神注视。

游行队伍打着白底黑字的横幅标语：

“反对袁世凯叛国称帝！”

“反对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‘廿一条’！”

“戮此民贼，置之刑典！”

陈嘉庚咬牙切齿地：“袁世凯，美国贼！”

林义顺在他们身后招呼道：“两位陈先生。”

2

牛车水宝塔街小巷里，白天。

林义顺对陈氏兄弟：“我们现在要去的这户人家，原籍广东顺德县。这一家的一个女儿就要出嫁，按该县风俗，这位姑娘要哭三天三夜，以示舍不得离开娘家。她的姐妹和姨表姐妹、姑表姐妹，也要来陪哭，以示依依不舍……”

附近传来了一片哭声。

陈敬贤：“哎呀，林先生，我们哪有空来看这种风俗！”

林义顺：“你们耐心听我说。原来她们多半是应景的假哭，却不料今天真哭了，待嫁的姑娘哭得特别伤心。”

3

一座广东特色的住宅里，白天。

一位姑娘在她闺房里哭得死去活来，她的姐妹们有的断断续续地哭着，有的轻声哭着，她们的哭声都嘶哑了。

房外传来姑娘父亲的声音：“啊，林先生来了，还有陈嘉庚先生，陈敬贤先生。”

林义顺和陈氏兄弟走进厅堂。

姑娘的父亲连忙迎上前去：“为这样的小事，有劳你们三位大驾光临，实在不敢当。”

林义顺和陈氏兄弟坐下来。

里面哭得更大声了。

姑娘的父亲冲着里面：“花姑，别哭了。三位头家特意来看你。”

林义顺：“花姑，你听我说。此次大发参加讨袁敢死先锋队，

北上讨伐袁世凯袁皇帝，是很光彩的……”

花姑喊道：“什么大发小发的，我不认识他，管他敢死还是敢活。”

林义顺假戏真做，认真地：“大发是你的郎君嘛。”

花姑忍不住哭了。

林义顺：“花姑，国难当头，好男儿都得为国出力……”

花姑：“那他最好还走去死。”

花姑的父亲：“你胡说什么呀！”

林义顺：“花姑，你应该为你有这么个有血性、有义气的郎君而高兴。”

花姑：“鬼要为他高兴，我要把那个人哭死。”

林义顺：“花姑，不要这样说，很多人都要回国哩，就说鄙人吧，也要回国。”

花姑的父亲：“林先生生意做得那么大，也要放下生意回国去？”

林义顺肯定地点点头。

花姑：“可大发他跟您不一样。他不识字，只会说土话，到了京城，怎么问路？怎么跟人家相处？”

众人不禁窃窃发笑。

花姑自己一回味，不禁破涕为笑，羞涩地用手帕蒙住脸庞。

陈嘉庚兄弟舒了一口气，相互一看，彼此都显得心事重重。

4

新加坡约翰斯顿码头，白天。

一艘排水量三千吨的轮船靠在码头上。轮船上写着“东丰”二字。船上挂满了三角形的彩旗。

中华民国国旗在枪杆上冉冉升起。

汽笛长鸣。

旧式的留声机旋转着。

留声机播放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国歌。字幕打出国歌：

伟哉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国民勤勤恳恳，

兴吾实业，

修吾武备，

昌吾教育，

立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幸福。

码头上，堆满了一箱箱货品，上面印着钟标和“胶制品”、“陈嘉庚公司”等字样。

在雄壮的国歌中，陈嘉庚、陈敬贤走上码头，登上轮船。

船员们列队欢迎。白种人船长向陈氏兄弟鞠躬。驾驶台上拉着红布条，用中、英文写着：欢迎总经理主持开航典礼。

陈嘉庚望着船长左右的外国高级船员，陷入深思。

5

新加坡谦益制胶厂，上午。

陈嘉庚和陈敬贤在国歌声中，走进谦益制胶厂。厂门口张灯结彩。厂里用鲜花摆成几个大字：“陈嘉庚公司谦益制胶厂开业典礼。”李光前职员、工人们迎上前来。陈嘉庚望着李光前身后的外国技师们，停住脚步，陷入沉思。鲜花如海，欢声如潮，陈嘉庚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

李光前见陈嘉庚怔怔的，叫道：“总经理。”

陈嘉庚眼睛一亮，走过去握住他的手。

谦益制胶厂，中午。内景。

在一片寂静中，陈嘉庚、陈敬贤、李光前走进休息室。

李光前年仅二十三岁，清瘦，面目忠厚斯文，透过眼镜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辉。

陈嘉庚亲切地拉李光前坐下，微笑道：“李先生，干得不错，毕竟是读书人，我想把你留下来。”

李光前惊讶地：“我是您从中华国货公司借来的，签有合同……”

陈嘉庚：“我一生守信如潮，这一次只得失信于人了。我跟国货公司商量一下，该罚款就罚款。”他站起来激动地：“你也看到了，本公司的许多高级职员，都是洋人，哎！况且，本公司的胶制品打开了美国的销路，急需精通中英文的干才。”

李光前一时举棋不定。

陈嘉庚拿起一双胶鞋，指着上面的钟标说：“这是学校的钟，我们赚了钱就要办学。我要在本坡办学，他——”

陈敬贤：“我要回集美办学。现在有人回国参加三次革命。但我们认为，救国大计，端赖教育，而且要从近处做起。希望李先生跟我们同舟共济。”

陈嘉庚：“敬贤一回去，本公司就更需要你了。”

李光前：“承蒙错爱，敢不如命。不过，不管我有没有留任，我都想冒昧进一言。”

陈嘉庚：“先生但说无妨。”

李光前：“常言道，‘由千积万难，由万积千易’。又说：‘

‘人赚钱饿死人，钱赚钱撑死人’。可见资本相当重要，现在本公司赚了钱却用来兴学，似乎不利于公司的发展。”

陈嘉庚：“李先生虽然颇有眼光，不过，这个题目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。我嘛，钱还没有赚到手，就想把它用掉。”

李光前一怔。

7

谦益制胶厂 办公室，内景，下午。

陈敬贤从外面走进来：“阿哥，中华国货公司说要罚款万元以上。”

陈嘉庚不假思索地：“一万就一万，两万就两万。”

一职员：“两万元，可以买数千亩土地啊！”

陈嘉庚：“不该花的，一分也不能乱花，该花的，千百万也在所不惜。你知道吗，我们找不到象他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同胞。而且，他很有经商的头脑，他中午说的话你也听到了……”

李光前走进来，感动地：“总经理，我留下来了。国货公司庄经理说，他无非是试一试你们的诚意，不会真正罚款。他又说，我在这里比在他那里有用。”

陈嘉庚兄弟异口同声地：“真应该谢谢他。”

侍者送来咖啡。

陈嘉庚：“咖啡免了，换几杯开水。”

李光前：“为什么？”

陈嘉庚：“林文庆先生说咖啡有刺激性，我不喝，也劝敬贤不要喝，现在又要劝你不要喝。”

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，内景，晚上。

陈嘉庚和李光前走进怡和轩俱乐部。

俱乐部二楼，灯火辉煌。

几个商人正在推牌九。年近五十，已经发福的张天送跟前放着一大叠钞票。

陈嘉庚和李光前来到张天送跟前。

张天送用左手紧紧地纂住钞票，似乎怕被别人抢去一样，但是，随着对手的一声欢呼，他不得不放下钞票。

李光前：“张先生。”

张天送一推赌档，有气无力地站起来。

陈嘉庚语重心长地，既象对张天送，又向对李光前：“这就是不该花的钱。我说过了，不该花的钱，一分也不能乱花。”

厨房里传来砍椰子的声音。

张天送猛然冲进厨房。一厨工正在砍椰子。张天送一把夺过他手里的菜刀，转身奔出来。

众人大吃一惊。

张天送把左手按在赌档上，伸出食指，右手举起菜刀。

众人惊呼道：“张先生。”

张天送使劲砍去。

张天送左手食指被砍去一节，鲜血淋漓。

李光前：“哎呀，张先生！”他连忙把自己的衣服撕一块下来，为他包扎手指。

张天送身子一软，扔掉菜刀。

陈嘉庚连忙把他扶住，惋叹道：“哎呀，你何苦哩。”

张天送有气无力地：“我……以后……要把钱……花在该用的地方。”

9

新加坡大世界，傍晚。

张天送喜气洋洋地站在大世界酒楼门口。酒楼前面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酒楼里飘来几缕软绵绵的马来戏音乐。

陈嘉庚和陈敬贤走过来。

张天送连忙迎上前去：“二位，请到你们可真不容易。”

酒楼大厅中间，贴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巨大的“寿”字。餐桌围成半圆形。客人们在互相寒喧着。

张天送同陈氏兄弟走进大厅。他满脸春风，拱手道：“诸位嘉宾，鄙人虚度四十一秋，今日聊备水酒，承蒙捧场，多谢了……请上座。”

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。众人互相谦让着入座。

张天送和陈氏兄弟坐在中间的餐桌上。

陈嘉庚望着满桌的珍饈佳肴，皱了皱眉头。

张天送指了指一盘海蛎煎：“陈先生，看，海蛎煎，你们集美市的特产，是我特意准备的。”

陈敬贤意味深长地：“这也是闽南的特产。”

陈嘉庚：“张先生，吃呀，你也是闽南人。”

张天送：“我加入英国籍了，就是英国人。”

陈嘉庚：“你父亲是闽南人！我们侨居海外，更不该数典忘祖。”

张天送：“哦，是是是。我也吃一点海蛎煎。”

张天送吃了一口又说：“陈先生，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恩情。倘不是你提携我做菠萝罐头，我怎能发家？”

陈嘉庚：“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。”

张天送：“我是没齿不忘啊。来，为愿人生意兴隆，干杯！”他端起酒杯。

在以匣琴、弯琴、鳄鱼琴和编鼓、铜鼓组成的乐队伴奏下，身穿纱笼的马来歌女且歌且舞。婉转的歌声中透出淡淡的忧愁。

张天送放下酒杯：“贵公司现在一枝独秀，大发利市，可喜可贺。二位，你们需要我效劳吗？”

陈嘉庚：“我们正有事要请教哩。”

张天送：“太好了，我对橡胶业很有兴趣。”

陈嘉庚：“纵横观之，橡胶业的前景并不乐观，当务之急是教育。”

陈敬贤：“三年前，我阿哥就致函本坡中华总商会，建议兴办华侨中学。总商会虽表示赞成，却又推卸责任。不久前，我们又印发倡办中学的意见书。至今尚无人响应……”

陈嘉庚陷入沉思，郁郁寡欢。

张天送不知该如何表示，对待者：“怎么唱得叫人不好受，叫他们唱一些喜庆的歌。”

一对马来青年男女在欢快缠绵的乐曲中，跳着调情的“弄迎舞”。

陈敬贤：“张先生，祖国内忧外患，依然如故，而且实业不振，人才短缺，实有赖于教育。”

张天送口里塞满了海蛎煎，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，似乎是“对对对”，又似乎是“不不不。”

楼下传来一片嘈杂声。

10

大世界酒楼，外景，白天。

酒楼四周，各种肤色的妓女，莺莺燕燕，珠围翠绕。她们或搔首弄姿，或炫耀服饰，尽情地争妍斗奇。

围观的华侨、马来人、印度人、英国人对他们评头品足，议论纷纭。

11

大世界酒楼，内景，白天。

陈嘉庚、陈敬贤凭窗望去，不胜惊讶。

陈敬贤：“张先生，你玩的是什么把戏？”

张天送大笑道：“我马上就让你们看把戏。”

他召来侍者：“叫妓女们来磕头。”

侍者一招手，只见一个个身穿奇装异服的妓女，鱼贯着上楼来，依次向张天送磕头，

张天送：“我今天遍请妓女，声言凡要向我磕头的，每人给十元银。十元钱，就是一个金手镯呀，她们就都来了。”

侍者向磕头的妓女分发一大包东西和钞票。

陈敬贤：“怎么还有一包东西？”

张天送哈哈笑道：“我把我制造的毛巾、肥皂、药品、罐头，也送给她们。这些东西，就从十元钱里面扣下来。”

陈嘉庚：“你不是说要把钱花在该用的地方吗？”

张天送认真地：“这就是该用的地方，我赠送礼品，是为了宣扬我的产品；我标新立异，大出风头，是为了我的声望——鸟儿

往旺处飞呀；我今天请别人，别人也不会白吃我的——天天请客不穷啊。再说，富而不乐则愚嘛，我等下还要请你们跳舞哩……不懂？不懂我就教你们，我现在是老手了。”

陈嘉庚沉下脸来。

客人们觥筹交错，酒兴盎然，干杯声响成一片。

张天送一杯又一杯，开怀畅饮，醉眼朦胧。

妓女们争先恐后地磕头。领到礼品的妓女欢天喜地。

张天送也斜醉眼，色迷迷地望着妓女们，得意地：“昨天，已经过去；明天，还没有到；今天，就要过得痛痛快快。”

陈嘉庚：“请问张先生，你现在有多少资产？”

张天送闪烁其辞地：“三、五、七十万。”

陈嘉庚：“你是富有了，‘富而不乐则愚’，好象也有道理，不过，最要紧的是要着眼于国势，值此国家存亡之秋，忧国都来不及，还顾得上这样的娱乐，我今天真是不该来。”他沉下脸站起来。

张天送醉意全消，连忙陪笑道：“陈先生，我今天是逢场作戏，又是说酒话，请多多包涵。至于创办中学，我们从长计议。”

12

新加坡亚美年街道南学校，下午。

陈嘉庚、陈敬贤、张天送来到道南学校。

道南学校里面传来琅琅书声。

道南学校校长熊尚父迎出来。

13

道南学校校长室，下午。

熊尚父一边让座端茶，一边滔滔不绝地：“陈先生，我和养正学校简英甫总理，看了你们的《创办中学意见书》……来，请用茶……不禁拍手叫好，同时认为，应当发起签名运动，因此不怕出丑，写了创办中学倡议书。这就是倡议书，请指教。”

陈嘉庚接过倡议书，聚精会神地看着。

熊尚父：“现在本坡尚无一所华文中学，是很有必要创办华侨中学。”他转向张天送：“老朋友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张天送笑着连连点头。

陈嘉庚阅毕倡议书，脸上浮起笑容，把倡议书递给陈敬贤，又站起来握住熊尚父的手，激动地：“想当初，总商会和本校首任总理吴寿珍先生视察本校时，见校长无能，一气之下，脑冲血而死。今日的熊校长，却能够为人模范。”

熊尚父：“陈先生过奖了。这份倡议书，还得请你们兄弟签名在前面。”

陈嘉庚点头应允。

陈敬贤阅毕倡议书，脸上浮起赞许的微笑。

又把它递给张天送。

张天送草草一看倡议书，就一迭声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

陈嘉庚：“那么，你第三个签名。”

张天送：“我？”

陈嘉庚诚恳地：“我侨帮派林立，语言又不通，如一盘散沙。这华侨中学，必须由各帮联合创办，废除方言教育，改用国语教课，才有效用。难得广府帮的简英甫先生发起签名运动，我们总不能落后于人吧。”

张天送：“我签，我签。”

陈嘉庚、陈敬贤、张天送依次签名。

画外传来学生们下课后嘻嘻哈哈涌出教室的声音。

张天送刚把倡议书交给熊尚父，陈嘉庚就笑道：“张先生，签了名，就要出钱啊。”

张天送吃了一惊，赶紧从熊尚父手里夺过倡议书，沙里淘金一般地浏览着。

学生们围在窗口，窃窃议论：

“这位先生看什么呀，脸上的汗珠一串一串的。”

“是呀，好象差生拿到试卷一样。”

“那么大年纪了，还要考试，真有趣。”

“老一辈的人很少读书，难怪。”

张天送忽然高声叫起来：“没有钱嘛！”

室内室外的人，一起笑起来。

张天送弹弹倡议书，认真地：“这上面没有说要出钱嘛。”

陈敬贤忍不住笑道：“这上面本来是有钱的，你这么一喊，它吓跑了。”

熊尚父笑道：“把钱吓跑了不说，把人也吓得一大跳。不管有没有钱，您仔细看一看内容。”

张天送又从头到尾看下来。

陈嘉庚沉思的神情。

叙事人浑厚的画外音：“哎，人啊人，你为什么守财如命，为什么一有钱就花天酒地，也许，金钱真是人的命根。享乐也是人的天性。如何改变人的命根，改变人的天性呢？”陈嘉庚苦苦地思索

着。思索吧，思索将使你不同凡响。”

14

新加坡吗耶律陈家，内景，晚上。

陈敬贤的卧室整洁、朴素。

陈敬贤的夫人王碧莲坐在灯前，手托腮帮沉思着。王碧莲是同安县板桥五珩山乡清海军三品武官王安顿之女，二十余岁，她亭亭玉立，仪态端庄，颇有大家闺秀的风采。她在灯下凝神沉思的神情，雍容，闲雅。

陈敬贤提着一个长满硬刺约五、六斤的留连走进来：“碧莲，吃留连。”

王碧莲：“今天怎么有这种闲情逸致？”

陈敬贤放下留连，拿起小刀就撬留连的瓣形外壳，答非所问地。“你南来新加坡好久了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吃过留连哩……”

王碧莲见陈敬贤怎么也撬不开，说：“我看人家是用木棍敲打的。”说罢就操起一根木棍敲打起来。

陈敬贤深情地：“碧莲，你我指腹为婚，从小青梅竹马，你等我回国成亲，一直等到二十岁，可我却不能让你享福，心中委实不安。”

王碧莲俏皮地：“因此才用这么难看的水果请我，是吗？”

陈敬贤认真地：“水果也不可貌相……”

王碧莲怎么也敲不开。

陈敬贤：“这留连是南洋果王，之所以叫留连，是取‘留连忘返’的意思。吃了留连，就不想回唐山了，可见它是何等好吃。”

陈敬贤从厨房拿来一把菜刀，一边撬一边吟道：

“绝好留连地，
留连味细尝……
都慢都当尽，
三日留口香。”

这是本坡领事黄遵宪吟留连四诗，为了买留连，把沙笼都典尽了，留连还不够香吗？”

陈敬贤终于撬开了外壳。他拿起汤匙，挖出一块留连肉，又用筷子夹起一颗。

王碧莲赶快转过脸去：“哎呀，还香哩，臭得象猫屎一样。”

陈敬贤送进自己的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吃着。

王碧莲：“我劝你别吃了。”

陈敬贤：“我劝你也吃一点，来，捏着鼻子尝一尝。这东西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”说罢就夹一块送到她嘴里。

王碧莲嚼了嚼，笑道：“果然是香。”

陈敬贤笑了起来：“可不要不想回家乡啊。”

房间里，洋溢着小夫妇的欢声笑语。

王碧莲：“我们回乡办学的事定下来了？”

陈敬贤：“定下来了。”

王碧莲：“阿兄回来后，你刚刚卸去一付担子，身体也稍好一些，现在又要去独挡一面，吃得消吗？”

陈敬贤笑道：“我有贤内助嘛。”

王碧莲：“贤内助不敢当，不过，有一件事，我考虑再三，还是要提醒你。按闽南乡俗，兄弟成家立业以后，就应当分家。”

陈敬贤把就要往嘴里送的留连肉放了下来，吃惊地：“你一直存这个心？”

王碧莲：“人要长交，帐要短结嘛。兄弟的钱财也应当分清楚，才能维持长久的感情。”

陈敬贤：“真是‘未睡九件席，心肝捉不着’！”

王碧莲：“你有什么话也可以说嘛。”

陈敬贤突然变得十分严肃：“譬如这留连，分开了，也就是解体了。”他指着狼藉的瓣壳，“兄弟应该齐心协力，对钱财不应有所计较。你对我们兄弟之间的事，不要干涉。”

王碧莲一怔，放下了汤匙、筷子：“你怎么变得这么凶？”

陈敬贤意识到话说重了，笑了一笑，夹起一块留连肉送过去。

王碧莲推开他的手：“我又不是小孩子。”

陈敬贤诚恳地：“辋桥中学创办有望了，连张天送先生都在倡议书上签名。我们不该在这时候唱反调。”又赔笑道：“我急躁一些些，不要介意，啊——”

王碧莲指着他的鼻子尖笑道：“你呀，软硬兼施。”

室外传来陈嘉庚的声音：“敬贤，还没有休息吗？”

陈敬贤迎出去：“阿哥，请进。”

王碧莲忙把吃剩的留连收起来。

陈嘉庚走进来。他精神抖擞，满脸笑容。

陈嘉庚兴奋地：“又有十几人签名！”显然，他是来让弟弟分享喜悦的。

陈敬贤：“把留连拿出来，慰劳阿哥。”

陈嘉庚看了看桌子旁边的几块留连壳，笑了起来：“小夫妻躲